

# 月冷繁华

冯政著

## >>中华的灵魂

-李鸿章出访欧美列国启示录

## >>繁华如梦堪惊

-在圆明园废墟上的启示

## >>黄河寻梦

-关于民主的历史断想

## >>愚昧的代价

-“百家争鸣”千秋祭

创造力和历史文明程度。埃及的金字塔、雅典的帕台农神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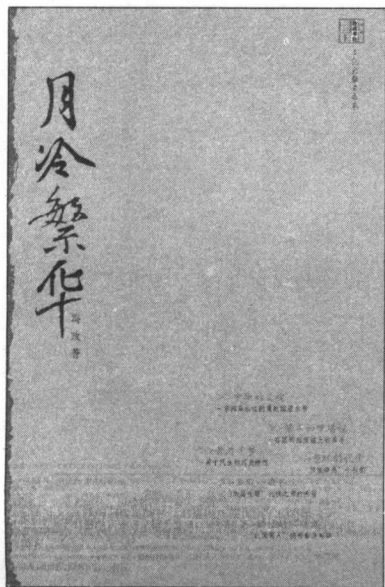
本民族炫耀于世的资本。到法国的小多要专程前往巴黎市郊西南的凡尔赛宫。到巴黎而不到凡尔赛宫，  
 是欧洲最西最负盛名的皇家园林。卷帙，类似“真实的铁幕”和“永恒的衰落”不能外御其侮，锦绣名  
 色的是“镜厅”，镶嵌、装点着无数镜片。历经朝代的燕巢冰波，在工部局中，竟然有负数到正数，  
 如一处皇家园林。历史朝代的燕巢冰波，在工部局中，竟然有负数到正数，  
 后一种，是因为这种园林钱垣墙壁，的还成民族（从得携手）  
 分种，亦是一处物质与文化艺术成果。一天而至苏联盛衰，  
 手最华贵，塔黄金遍珠鸭最重，奥籍越，珑龙共，最雅在，洒洛，腐书、三坟五典、金匱石室、艺术精品的馆藏。因此，那一座相  
 的人，洞仙的，囿明园，前建遂成

文化大散文书系

# 月冷繁华

冯政 著

当代世界出版社



责任编辑：高玉琪

封面设计：蒋宏工作室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月冷繁华/冯政著. —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05.1

ISBN 7-80115-801-6

I. 月… II. 冯…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1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94005 号

---

出版发行：当代世界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复兴路4号(100860)

网 址：<http://www.worldpress.com.cn>

编务电话：(010) 83907528

发行电话：(010) 83908410 (传真)

(010) 83908408

(010) 83908409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才智印刷厂印刷

印 张：15.25

字 数：220千字

版 次：2005年1月第1版

印 次：2005年1月第1次

书 号：ISBN 7-80115-801-6/I·156

定 价：19.80元

---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未经许可，不得转载！

# 目 录

- 秋风袅袅“祖国”诞生  
——屈原气节新思维 ..... (1)
- 愚昧的代价  
——“百家争鸣”千秋祭 ..... (15)
- 汉家雄风 大唐气度  
——激扬人类历史的中华精神 ..... (31)
- 亡国何恨  
——夜读欧阳修《五代史·伶官传序》 ..... (45)
- 一个民族的悲剧  
——关羽、岳飞与“武圣”的话题 ..... (63)
- 告别海洋前的挽歌  
——“郑和下西洋”神奇的背后 ..... (76)
- 繁华如梦堪惊  
——在圆明园废墟上的启示 ..... (91)
- 动荡的阴霾  
——走进中国封建王朝覆没的历史怪圈 ..... (104)
- 人，因信仰而神圣  
——解读千古惟一圣人孔子 ..... (119)
- 晚清—“完人”  
——曾国藩的历史功过 ..... (135)
- 黄河寻梦  
——关于民主的历史断想 ..... (151)
- 圣殿一夜苍生  
——“鼓瑟吹笙”礼仪之邦的失落 ..... (167)

- 错位的“财商”  
——“红顶商人”胡雪岩是与非…………… (182)
- 中华的灵魂  
——1898年李鸿章出访欧美列国启示录…………… (196)
- 复闻丝竹钟鼓之音  
——倾听中国民族音乐随感…………… (213)

# 秋风袅袅“祖国”诞生

——屈原气节新思维

不知你是否有过这样的经历：生命中有一种感觉，是你在一眼望去的瞬间映彻自己的灵魂深处的，并由此铭记一生。

公元1995年10月，南下广州的列车风驰电掣地行驶在华中大地。

凭窗眺望，在正午饱含着蔼蔼暖意的阳光朗照下，苍翠田野、葱茏冈峦如漪澜涌流的大海，漂浮起远方烟岚飘渺的寥廓天际；近处，半亩方塘一鉴天光云影，临风修篁掩映三五绿篱短墙、灰瓦屋舍——千百年来，极目楚天，这是每一位中华后人所看到的中国江南乡村秀丽景象。

随后，前方站台标牌上出现“汨罗”的字样。“汨罗”，一个似曾相识的地名，让我原本闲适的心情倏然悸动起来。

仿佛天意与人心有灵犀，窗外绿色的原野中隐隐浮现一条银练似的江水。我知道，那片三湘水土，曾是一个历史伟人灵魂的最后栖息地。如今，在那条漾动着生命底蕴的江水中，这位历史伟人的灵魂是否依然安在？

哦，屈原，一个“虽与日月可以争光”的名字！

现在，让我们来重新认识这位与中国历史同在的屈原。

在中国历史人物中，最早有“祖国”概念的人是谁？

此人既非抵御外侮的民族英雄，亦非擘划九州畛域的政坛人物，想不到吧，是儒雅刚拙集于一身的文人屈原。

我是在历览《楚辞》篇章中认知屈原其人的。诵读《离骚》，然后知屈原智识之博雅，操节之高雅，文采之典雅；捧读《九歌》，然后知屈原思维之宏丽，情调之绮丽，境界之瑰丽；拜读《天问》，

然后知屈原学问之深刻，奇想之深远，求索之深邃，但已察觉他如此耽于迂阔之问必然疏于周遭人事的书生意气；默读《九章》，遂又知屈原胸臆之哀思，寄语之哀婉，心行之哀绝，随即更深感他赋“怀沙”一章然后投汨罗江自绝于人世的迂腐。

而当我翻阅了《史记·苏秦列传》之后，一时间，更加深了我对屈原贬抑的判断：此君实在是愚不可及。

想想那位世人美其名曰“纵横家”的苏秦吧，出处为洛阳市井芸芸众生，师从所谓“鬼谷先生”，实则是一位无名之流辈；所学周书“阴符”，亦未见其正大光明之处。就是这样一位三教九流式的玩闹人物，凭借一副厚颜和三寸不烂之舌四处游说，最终竟然身挂六国丞相印；富贵归乡，路过周天子都城，其前呼后拥、从者甚众的架势俨然一国之君巡游，令周显王诚惶诚恐，派礼仪官赶往郊外迎候，显赫天下。

再看屈原，其祖先为楚武王之子，系出与楚王同姓的宗室贵族，博闻强记，明于治乱，娴于辞令，文才更是了得，兼有“人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王甚任之”的政治地位，凡此种资历学养，均为苏秦之流望尘莫及。

一贫贱，一尊贵，一虚浮，一华实，而前者显达，后者沉沦，为什么？

苏秦的成功，来自于他善于政治投机，善于揣摩齐、楚、燕、韩、赵、魏六国王侯心理，借六国“连横”抗秦之计策，以博得政治资本、人间富贵——历史上从来不乏这类善于投机的成功者。

那么，屈原呢？

与同朝僚吏相比，屈原确乎显得太优秀了。惟其优秀，必遭弗如者“心害其能”。国人最熟悉的虽为贬义但须切记的为人处世原则——“木秀于林，风必摧之；行高于人，众必非之”，便是屈原境遇逆转的形象写照。

屈原在仕途与人生中的不幸遭遇，起始于上官大夫嫉妒之心。当时，楚怀王委派屈原创制楚国宪令。屈原才写出宪令的样本，还未定稿，上官大夫便想夺过来由自己负责这项国家大政方针的制

定，但屈原没有答应。

于是，这位后来陷楚国于内乱外侮的佞臣向楚怀王进了一句谗言：“大王让屈原制定宪令，众人都是知道的，每写了一条律令，屈原便将功劳据为己有，说了‘除了我，没有人能写出这样的律令’之类的大话。”楚怀王听罢，不去明辨是非，竟然大为发怒，从此疏远了屈原。

按说，上官大夫向楚怀王进一句谗言，对于“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的政客来说算不了什么，而且，以屈原与楚怀王血脉同宗的身份，娴于辞令的天赋，比那上官大夫多说三言两语巧妙中听或“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话，本来可以轻易扭转楚王对自己一时之怒而疏远的态度，但屈原却“说”了在官场人士看来废话连篇的万语千言——不是挖空心思地想着怎样向楚王进言辩解，而是独守一室之内，忧愁幽思地写出中国古代第一长诗《离骚》，以表白自己的忠贞心迹。

问题是，在战国时代各位国君中，堪称刚愎蠢笨之极的楚怀王哪有如你屈原想像的才情心智，懂得《离骚》这代表先秦最高文学水准的阳春白雪玩意儿？譬如对牛弹琴，不见笑靥；一把草料，为之开怀。

五百年后，屈原遇到了一位知音——官至南朝金紫光禄大夫的颜延之，此公在《祭屈原文》中慨然寄语：“兰熏而摧，玉缙则折；物忌坚芳，人讳明絮。”对屈原的评价可谓知人知面知其心。

可惜，这位颜延之不是楚怀王，二者的年代亦相去甚远，从来无虑市侩；一朝知音难觅，屈原遂初尝遭受冷遇的滋味，被排挤出宫廷，落了个出使齐国的闲差。

在今天看来，屈原出使齐国，应该是他人人生转机的一次最佳机会。试想，屈原最擅长的是什么？文学！在号称“一山一水一圣人”的齐鲁大地，向来不乏以思想和文化成就人生与事业辉煌的尊师圣贤。且不说誉满天下的圣人孔子，孟子会盟于稷下设坛讲学著述而成就“亚圣”美名，齐鲁之邦继孔子兴教之后学风再盛，十万人家尽读书，蔚然成人间大观。作为先秦第一诗人的屈原，出南方



荆楚蛮夷之后，适齐鲁文化昌隆之殿，倘若能不拘于愚忠本国之心，效仿孔孟前贤，何愁知音难觅，无锦绣前程？

甚至还可以设想，屡出思想、文化领域圣贤的齐鲁大地，倘若能够迎来屈原这样一位笔力非凡的诗坛圣手为其长住民，使中原文学藉此发扬光大，亦可以改善屈原自《离骚》以下作品拘泥于楚文化渊藪，形式与内容时风雷同的瑕疵，不啻为中国文化发展史上上一件值得大书特书的盛事！

然而，短暂出使重返故国的屈原此生再未离开楚地。而且，等待他的，是更加时运不济，命途多舛。

秦昭王听从战国时期与苏秦齐名的另一位纵横家张仪的策略，在破坏了齐、楚联盟，大败楚国军队于丹、浙两地，斩首八万人之后，再施计谋，以两国王室通婚为名，诱骗楚怀王赴秦。楚怀王想答应秦国的“请求”，屈原明智地指出：“秦国就像是凶残的虎狼之国，绝不可轻易相信，不如不前往。”楚怀王的小儿子子兰却在一旁说道：“为什么要断绝秦国的欢心？”力劝其父赴秦。

楚怀王赴约后，结果正如屈原所预言。当他一进入武关，便被早已埋伏在此的秦兵断绝退路，强迫他滞留秦国，以达到割占楚国土地的企图。最终，有国不能归的楚怀王竟悲哀死在秦国，使楚国蒙受奇耻大辱。

使齐国归来，屈原已被排挤出楚国执政决策核心圈之外，官职也从位列三公九卿的“左徒”（相当于副丞相）降为掌学楚国王族“昭、屈、景”三人姓的人事调遣和教育贵族子弟的闲职“三闾大夫”。

面对那时“众皆进以贪婪兮，凭不厌乎求索”（众人都拼命争着向上爬，利欲熏心而又贪得无厌）的楚国官场习俗，对抱着“非余心之所急”（这些都不是我追求的东西）的洁身态度，秉持“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高洁志趣的屈原而言，能在自己的祖国效仿齐鲁孔孟之道，兴教育人，扭转颓败世风，振兴楚国，不失为一条实现生平抱负的理想之路。

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屈原对楚国王室的教育事业投入了相当

大的激情。为此，他还在诗中以春兰、秋蕙、留夷、揭车、杜衡和芳芷这些芬芳植物比喻楚国王室贵族子弟，对自己所从事的教育事业做了形象描绘——“余既滋兰之九畹兮，又树蕙之百亩。畦留夷与揭车兮，杂杜衡与芳芷。冀枝叶之峻茂兮，愿俟时乎吾将刈。”（我已经栽培了许多春兰，又种植了一片香草秋蕙。我还分垄培植了留夷和揭车，并把杜衡和芳芷套种其间，希望它们都能枝繁叶茂，等着我收获的那一天。）

与此同时，才华横溢的屈原还以孔子晚年编著“六经”的热情，书写出了《九歌》这一名垂青史的爱国系列（《东皇太一》、《云中君》、《湘君》、《湘夫人》、《大司命》、《少司命》、《东君》、《河伯》、《山鬼》、《国殇》、《礼魂》）诗篇。

每一位接触过中国文学史和文化知识普及教育的人，有谁不知道那首千百年来感天动地的诗作《国殇》——

操吴戈兮披犀甲，车错毂兮短兵接。  
旌蔽日兮敌若云，矢交坠兮士争先。

……

诚既勇兮又以武，终刚强兮不可凌。  
身既死兮神已灵，魂魄毅兮为鬼雄！

非常可惜，屈原的满腔教育激情，换来的却是其教育理想的完全失败——“虽萎绝其亦何伤兮，哀众芳之芜秽”（香草枯萎死绝有何伤害，使我痛心的是它们腐化变质）。

而屈原用诗篇表达的一片爱国丹心同样不为楚王权贵所理会。楚怀王愚昧赴秦，身死异国，后继者顷襄王及令尹（丞相）子兰愚蠢犹存，阴狠复加。令尹子兰耳闻屈原对楚怀王赴秦过失的忠述之言，非但不思悔过，反而指使上官大夫在顷襄王面前诬告屈原。与楚怀王同样不辨是非的顷襄王将屈原放逐到楚国的远邑穷巷，直至草泽遐荒之地。

按说，曾显名于诸侯的屈原此时选择离开楚国，周行其余六

国，犹存一技惊天、一言移鼎的复兴于异国他乡的际遇，而并非如西汉贾谊《吊屈原文》中所言“呜呼哀哉兮，逢时不祥”。君不见，为文人者魏国草民范雎、上蔡布衣李斯腾达于秦，好用兵者卫人吴起声震魏、楚，屈原才德兼备，尽可从容效仿，功名加身。

可惜，种种看似前景美好的假设均未化作现实，屈原选择了一条人世间最悲观的不归路——怀石自沉汨罗江而死。

一个身份与心灵如此高贵、学问与文采如此卓越的人，为什么会选择自杀？

庸人说，这和屈原人生极大的落差有关。始以左徒居三公六卿之列，终为流离失所放逐之人，人生至此，悲不自禁，如是而已。

哲人说，这和屈原一贯的追求有关。香草美人，兰心蕙质；怀瑾握瑜，瑰意琦行，为屈子一生高洁风范，面对“凤凰在笱，鸡鹜翔舞”的残酷现实，只有以死留住自己的高尚、清白。

记载于史册的屈原与渔父在临终对白——“人又谁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宁赴常流而葬乎江鱼腹中耳，又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温蠖乎”，似乎也佐证了哲人的推论。

但是，一个人为了留住自己的节操和清白而死，就一定能赢得本民族的广泛认可吗？要知道，在中国，只有屈原被国人以一个流传两千年长盛不衰的民间节日（端午节）真诚祭奠着。哪一位国人不曾知道五月五端午节赛龙舟、吃粽子的悠久民俗传统？

因此，有关屈原以投江结束其一生的意图肯定不仅限于此。

楚国人对自己的历史是自豪的。

在战国七雄中，秦强，齐富，楚大。到了战国后期合纵、连横的兼并战时，已呈秦、楚双雄争霸天下之势。也就是说，在所谓的“战国七雄”中，只有楚国才具备与秦国抗衡的实力。而在东周初年秦穆公被册封为诸侯时，楚国还是一自称“蛮夷”不为周天子承认的江汉小国。历经楚文王、楚成王辟疆拓土，国家始大，称霸于江汉流域。到了“春秋五霸”之一的楚庄王时代，更是以“不飞则已，一飞冲天；不鸣则已，一鸣惊人”的气势昂然崛起——三楚雄

师饮马黄河，问鼎中原，终成春秋一代霸业。自此，江淮城邑、沃野广泽尽归于楚，按照苏秦的说法，楚国“地方五千里，带甲百万”。比较“战国七雄”的疆土，楚国最大。

屈原称自己为颡项帝后裔，而非荆楚蛮夷，其实有楚国将华夏文明在江淮广袤之地发扬光大的荣耀感。

司马相如在《子虚赋》中借一虚拟人物之口，极言楚国云梦之泽景象之繁丽，楚王狩猎之壮观，其实是在肯定楚国绝不逊色于中原诸国的物阜荣华、声势国威。

所以，在楚怀王继位之初，商鞅变法后的秦国虽然已明显强于楚、齐等六国，但地方数千里、带甲之士百万的楚国依然被其他五国看好，楚怀王还曾一度被推举为纵长，率六国联军击秦，兵锋直指秦国东边要塞函谷关。

但也正是从楚怀王开始，楚国形势急转直下。对秦之战，楚军将亡兵覆，无一胜绩，只能割地以求和；外交失信于诸侯，孤立无援，被秦国玩弄于股掌，楚怀王悲死于秦，国蒙大辱。其后，秦将白起挥师长驱直入楚地，三年连战皆捷，郢都继被吴王阖闾的军队攻占之后再次沦陷，楚先王之墓夷陵被秦兵焚毁。国家奇耻。

“生死存亡”，这个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最重大的问题，第一次严峻地摆在了楚国人的面前（此前楚、吴交恶，郢都亦曾被攻陷，但并未伤及楚国元气）。

而这一切，起因于上有楚怀王贪婪秦国许许归还商於六百里，与齐国绝交的愚蠢之举；下有佞臣靳尚、内宠郑袖之徒贪婪秦国厚赂，助张仪实现欺君损楚之诡计。

张仪，战国时期与苏秦齐名的纵横家，也拜鬼谷先生为师。为同窗学友时，苏秦自认为所学本领赶不上张仪。

就品行而言，苏秦是一个见利忘义、道德沦丧的小人。在齐国，一位大臣对齐宣王如此评价苏秦：“左右卖国反覆之臣也”；在燕国，苏秦与易王的母亲私通。后来，苏秦在齐湣王面前与各位大夫争宠，被人暗地里刺成重伤，凶手却无法抓获。

按人类常理，“人之将死，其言也善”，苏秦却向齐湣王献上阴

毒一招：“我将要死了，请用车裂的酷刑处死我，然后丢弃在街市上，对外宣称‘苏秦因与燕国串通想在齐国作乱而被处死’，这样，必定可以抓获杀害我的凶手。”齐湣王按照苏秦的计策行事，果然一举擒获自告而出的凶手。

为报私仇，不惜将自己五马分尸，古今阴毒卑鄙之人莫过于苏秦。与苏秦相比，毫无“诚信”可言的张仪也绝不逊色。

张仪，魏国人，在鬼谷先生门下学成纵横之术，四处游说诸侯。某次，张仪与楚国丞相一起饮酒。事后，该丞相一块玉璧丢失，门人认为张仪贫贱又无德行，一定是他偷的，便将他抓起来鞭笞数百下。被打得皮开肉绽的张仪逃回家中，其妻嘲笑道：“你若不是读书游说，哪能受到这番侮辱？”张仪却毫不知耻，问其妻：“看看我的舌头还在吗？”其妻一听，觉得他颇为滑稽，笑着附和他：“舌在也。”张仪如释重负：“这就足够了。”

此后，借力于苏秦的暗中资助，凭藉那尚存的三寸不烂之舌，张仪在秦国发迹，身居丞相要职。

在张仪任秦相期间，秦惠王意欲讨伐齐国，但齐、楚两个大国以和亲政策结了攻守盟约，一东一南，互为犄角之势，使秦军不敢轻举妄动。于是，张仪手握“锦囊妙计”前往楚国，离间齐楚联盟。

在楚国宫廷，张仪诱骗楚怀王说：“大王你若能听我一言，断绝与齐国的盟约关系，我就请秦王献给楚国六百里商於的土地，秦楚两国从此娶妇嫁女，成为永远的兄弟之国，世上还有比这更好的事了吗？”楚怀王大为高兴，当即答应。此后不顾谋士陈轸的有理有据的反对，关闭齐楚两国边界关口，与齐国断绝盟约。

回到秦国的张仪见目的已达到，就对前来讨取商於六百里土地的楚国使者说：“我有六里的奉邑之地，愿意献给楚王。”楚使回报，楚怀王大怒，发兵攻秦。秦齐两国军队东西夹击，斩首楚军八万人，秦军乘势攻取楚国丹阳、汉中之地。气争败坏的楚怀王征发全国的兵力袭击秦国，结果在蓝田决战中又被秦军打得大败，楚国被迫割让两座城市才换来与秦国的和平。



时隔不久，秦国派使者到楚国，提出以武关外的商於六百里土地换取楚国黔中地区的请求。楚怀王难忘旧恨，回答说：“我不愿意交换土地，只要能得到张仪这个人，就献出黔中地区。”

张仪得知此消息，遂再次向秦惠王请求出使楚国。一到楚国，张仪果然被楚怀王囚禁起来，准备将其处死。

按理说，张仪对楚国有欺君辱国、损兵丧地之大害，罪不可赦，如今自投罗网，则必死无疑。如果真的像张仪自己对秦惠王所说的那样，“即使杀了我而秦国能得到黔中之地，也是我最大的愿望”，那么，为秦国统一大业捐躯的张仪也堪称是一个堂堂正正、顶天立地的英雄。

但张仪绝不是屈原那样光明磊落，可以名垂青史的人物。这位靠西骗东诈在各国谋取高官厚禄的“男子汉”，所拥有的是一套见不得人的阴谋自救之道——借助楚怀王的宠臣靳尚疏通楚怀王的宠姬郑袖，最终靠一妇人之手逃出一命。

对于楚国见欺于秦、国体衰微的原委，百年后的史学家司马迁看得最为深切。他说：“人君无愚智贤不肖，莫不欲求忠以自为，举贤以自佐，然亡国破家相随属，而圣君治国累世不见者，其所谓忠者不忠，而所谓贤者不贤也。怀王以不知忠臣之分，故内惑于郑袖，外欺于张仪，疏屈平（原）而信上官大夫、令尹子兰，兵挫地削，亡其六郡，身客死于秦，为天下笑。此不知人知祸也。”

在我看来，知人固然重要，但抵挡住物欲的诱惑才是人无弱点、国无弱势的关键。楚怀王因为贪婪而愚蠢，郑袖、靳尚因为贪财而损国，上官大夫因为私心而妒贤，屈原因为无私而卓然不群。

所以，屈原为之发出万古悲伤感言——“举世浑浊而我独清，众人皆醉而我独醒，是以见放。”

倘若楚国宫廷上下皆如屈原明辨是非、克己奉公、忠贞为国，强大如楚国者，何以沦落到任人欺辱、国祚难继的地步？

所以，在楚国有识之士和广大民众眼里，屈原依然是楚国由小到大、由弱变强的内在精神的象征。

但是，倘若被放逐后的屈原选择了离开楚国，则完全变成另外

一种情形：异邦多了一位续写华章的人臣，楚国少了位坚贞不渝的忠臣。倘若人人如此，世间可能永远不会有“祖国”概念的出现。

从这个意义上讲，屈原是中华民族知名的历史人物中最早有“祖国”概念的人。正因为如此，屈原“虽流放，眷顾楚国，系心怀王，不忘欲反，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其存君兴国而欲反覆之，一篇之中三致志焉”。以此类推，“祖国”（楚国）就是屈原生之所系的一切。是故，当屈原听到郢都被秦军攻陷的噩耗，他便选择了赋《怀沙》一章，然后投江而死。

人为什么要自杀？这个问题实在过于宽泛，具体到屈原，我们已经从上述分析中找到了答案：身处国家危亡之际“怀瑾握瑜”如屈原这样的君子，惟有一死，才能证明自己为什么而活着，才能证明自己曾经活着的价值。

10 于是，按照文人的说法，历史自此有了一位“虽与日月可争光”的人物。

于是，按照百姓的意愿，人间自此有了一个传之恒久的纪念性民俗节日。

由屈原我又想到了中华历史上另一位爱国志士张骞。

在国人的传统认识中，张骞不是以爱国，而是以两次“通西域”名垂史册的。而在我看来，这是因为后来的一代代国人对张骞其人高尚品行与理想追求缺少根本的认识。

只要漫步于中华五千年文明历程，你便无法绕开一条路——丝绸之路，而这条路又和一个名字血脉相连。对此，不用猜想，从你的脑海深处就会跳出这个名字：张骞！

就军功而言，这位名人张骞实在是不值一提。据《史记》记载，张骞“以使通大夏，还，以校尉。从大将军（卫青）有功，封博望侯。后三岁，为将军，出右北平，失期，当斩，赎为庶人。”如果张骞的生平经历仅此而已，其人恐怕早已被健忘的世人遗弃到九霄云外去了。

所幸，有公元前 138 年和公元前 119 年的两次迥异于军事征战

的外交活动——出使西域，遂使张骞名垂青史。

张骞通西域的故事，对于每一位学过中国历史的人都应该是不陌生的，其经历大略如下——

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年），汉武帝欲联合大月氏共击匈奴，汉中人张骞应募出使西域，途中被匈奴兵捕获，拘留于塞北十多年，才寻得机会逃出，随后又克服种种困难到达大月氏。那时，大月氏已从西域绿洲地带迁移至水草丰美的锡尔河、阿姆河流域，早忘却了匈奴杀其王，“以其头为饮器”的锥心泣血之痛，即所谓“乐不思蜀”，再无意东迁与匈奴为敌。张骞滞留大月氏一年多，只好无功而返。当初与张骞一起出使西域的同行者有一百多人，回来时只剩下他和堂邑父两个人了。

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汉武帝再派张骞出使西域。此次张骞率领三百多人，携带大批金银丝绸礼品和上万头牛羊分赴乌孙（今新疆伊犁）、大宛（今乌兹别克斯坦东部）、康居（今哈萨克斯坦）、安息（今伊朗）等地。从此，闻名世界的丝绸之路为之贯通。

如果仅从字面看这两段史料，一般读者只会得出大体相同的结论：张骞这个人不就是走了两趟西域嘛，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

一开始，我也曾有类似不屑一顾的认为。一旦静心于思，方觉张骞毅力的超凡、人格的伟大，最终映现为心系于国的一片赤诚。

试想，按照现代人聪明的理解，公元前138年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同行者一百多人，张骞只是其中一名普通应募者而已，被匈奴捕捉后难得脱身，其间为取得匈奴信任，娶匈奴女子为妻，苟且不死已属不易，忍耐十年煎熬才觅得机会逃脱匈奴之手实属万幸，大难余生之人如能径返祖国，面对僚吏乡人也算是义士归来问心无愧；倘若再胸揣邀功之谋略，将西汉王朝当时最迫切想知道的匈奴地舆、实况借机一一托出，当即可以成为汉军对匈奴战争的倚重功臣，何必还要在失去所有同行者无人监督、督促的独立状态下，再涉险西域生死未卜之地？

实际上，张骞之所以能获封侯进爵的殊荣，靠的正是他谙熟匈奴的“知情权”，而非表彰他被拘役十年时刻不忘归汉的忠心。这



样，他虽然缺少了通西域、滞留大月氏、无功而返的经历，反而可以提前两年晋封博望侯，岂不更为合算？

倘若张骞的头脑真如我们设想的这般活泛、精明，在西汉王朝取得对匈奴战争的大局胜利之后，若再想打通西域要道，贯通丝绸之路，谁人可以理想的先锋、使者？

倘若历史上的张骞是这样一位心思活泛的精明者，人类东西方文明交往的历史或许也将为之改写。

与张骞应募通西域不忘使命，十二年得往返的艰险经历相比，奉旨持节出使匈奴的苏武被羁縻十九年不辱使命的故事，则堪称千古绝唱。

在中华历史上，第一个以外交使节身份扬名天下，且“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是西汉中期出使匈奴漠北王廷的苏武。

公元前100年，经过西汉王朝数十年征伐，匈奴势力已大为削弱。新登单于宝座的且鞮侯害怕汉军再来袭击，将从前扣留的汉朝使节全部放还。汉武帝为嘉奖且鞮侯单于的深明大义，派遣苏武以中郎将的身份率领副中郎将张胜、假使常惠等随从一百多人，持节护送被汉朝扣留的匈奴使节回归其漠北王庭。

在苏武完成出使任务，即将踏上返途前夕，已投降匈奴的前汉军校尉虞常前来串通张胜谋反，杀另一投靠匈奴的前汉军校尉卫律，劫持单于王后嫪氏，回归汉朝领取赏赐。不料此事泄密，虞常被生擒，殃及苏武。苏武愤然以自杀来保全其作为大汉使者的尊严，结果被救活。且鞮侯单于有感于苏武的壮烈节操，特派卫律前来说服苏武归顺匈奴。

生与死，是对一个人最大的考验。卫律先在苏武面前表演了一场“生死戏”——挥剑斩杀了虞常，再举剑指向张胜。张胜吓得魂飞魄散，连忙投降，被卫律饶其一死。随后，卫律又挥剑作出要杀苏武的架势，但见苏武岿然不动。卫律态度软下来劝说道：“苏君，我有负汉朝归顺匈奴后，有幸得到匈奴单于的大恩，赐号为王，拥众数万，马畜满山，富贵无比。你苏武今天归顺匈奴，明天就可以